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九十一

藝文

志之有藝文也所以紀其地之山川風物與夫郡邑之城池學校廨舍亭驛之廢興名宦鄉賢之遺蹟以助諸志所未及而非有取於其地之人所爲之文章一一而登載之也

京畿都會肇自皇古逮建爲京又歷數朝逾五百餘歲

其詩歌古文辭若碑銘記序之作所以流連其山川風物紀述其郡邑官師所營建謌詠其名賢之行跡者拔其尤而錄之且不勝載矣其他豈所暇及也哉舊志疏於體例取畿輔之人所爲詩文無關於地事者並牽連入之董子之策徐樂之書劉靜修之經說楊繼盛孫承宗之奏牘諸名篇以入諸人本傳可也於畿輔藝文之志何取乎廣平九子之詩容城三賢之集可勝載乎今取舊志所登無關於地事者汰而

去之所存蓋無幾北方購書甚難而藏書之家多不肯輕出故自正史而外名賢文士之專集十不一二得焉姑就所見畧加採輯不偏不該聊備其目存其體例俾後之君子得以依類而致詳焉爾

詔令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遐方威稜憺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章帝諭常山等郡守相勅

朕惟廵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

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厎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令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贍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魏文帝賜中山王衮詔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躭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

唐憲宗賜冀鎮節度使王承宗詔

勅王承宗朕臨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誅除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爲先爾父云亡即欲命卿受詔遠近方鎮内外人情紛紛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積勲賢之業一門有忠義之風功著艱危

恩連姻戚雖中心是念而衆情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欲觀卿進退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即自罹憫凶倏經時月待使臣而動皆得禮奉章疏而言必由衷靖獻官員願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欵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軍損己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恩公卿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命授卿起復左金吾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恒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

御史大夫仍賜上柱國并賜誥身旌節等往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棣兩州以卿退讓元欲卿於親屬之内選授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令所以除薛昌朝德棣兩州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先父令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誠懐令報昌朝知悉卿令受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其不失事宜方見卿之忠藎昨者衆情易惑非卿不能効此誠羣議難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以保持大義勉勵遠圖深念斯言永

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與改轉卿即條録
聞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優賞想宜知悉
唐穆宗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
斬一枝指殺一犬彘莫不伏念隱悼至於旬時決而
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
止旬時乃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
於盡脫網羅豈可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荊棘牽衣

雖欲歸於有仁厥路無由而至況王師壓境義勇爭
先朕每抑其鋒鋩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
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
典令上台居鎮算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驅屈産之
良馬舉河東義武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翼受
命之初乘田布雪寃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
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
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狗猖獗之徒

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茍能自新亦冀容
汝主者施行

唐穆宗授鄭涯義武軍節度使制

門下鮮虞舊國上谷雄藩總中山之甲兵接薊門之
封壤睠求良帥允屬碩臣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鄭
涯弘廓宏才易簡正性雅量濵廣貞標嶽峙通鈐置
之奇書負珪璋之雅器自發揚術業歴踐清途懿聞

淑聲推爲茂德日者常膺奬任屢鎭方隅惠愛洽於輳門謳歌溢於閭井洎謫居遐徼旅處洛師惕厲日聞屯夷一貫是命載圖來效復議寵遷於戲選將之難古今爲重而况易水之上尤藉謀猷爰求惟舊之賢式重作藩之寄爾其勉思鎭馭益念訓齊惟克己可以愛人惟推恩可以撫衆壞帳豈專於仁祖褰帷宜弼於賈琮俾外秩於春卿更增榮於亞相往承休命無忝新恩可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定州諸軍事

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唐穆宗授劉悟昭義軍節度使制

門下昔潢池驟變則龔遂亟行河内去思而寇恂來復所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况雞澤衛漳附於上黨控帶河洛搤束燕趙其土瘠其人勁養理訓習尤所重難而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劉悟前臨是邦其政方睦兵甲完備師徒具嚴刑當罪而人不寃

賞當功而財不費軍政威而無虐吏道察而不苛州里行信讓之風鄉曲除武斷之患方將久次以惠斯人而難起幽陵救深焚溺輟於旣理與彼維新乘軒纔及於邢郊妖彗忽生於冀分空沉台座未辨渠魁予懷震驚物聽傾駭校其遠邇當分後先遂駐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復還龍節再息棠陰勉受新恩無移舊貫可依前檢校司空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

邢洺等州觀察使勲封如故

唐穆宗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矢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蝨相弔鍼石熾而痤疽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脯醢矣復何憂於越軼乎夫將者亦蟣蝨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迴鍾海岳之秀幼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樞

風雲諳曉衆推然諾已任安危善用竒兵尤精攻擊陳安之矛丈八顔高之弓六鈞或山立於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罹災慟哭轅門誓清妖孽羽書三奏驛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隣援指期斬叛剋日圖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才力而取彼之兇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螳臂拒轍雞肋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况於鎮之黎人皆朕

之赤子爾之部曲即鎮之卒徒聞爾鼓鼙之音懷爾
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革心爾其寒者衣之饑者
食之無發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以
報忠臣之寃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蚩從亂予又何
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弩戮誓衆朕不忍言再
換蟬冠新持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檢校右散
騎常侍充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唐穆宗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王庭湊山東之一叛卒也非有席勲藉寵之資强大結連之勢一朝驅朕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早已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春其喉脊豈非常山無帥趙子弟無所歸耶翕而受之我有長晝深冀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牛元翼燕趙間號爲飛將望其旌幟者莫不風靡雨散圖其戰伐不可勝書而又忠孝謙廉慈仁和惠愛養士伍均如鳴鳩鎮之三軍爭在麾下自領深冀殷若雷霆居四戰之

中堅一城之守以少擊衆以智料愚鼓角不驚而梯衝自殞人願爲用寇不敢前掃吾氛煙指此安往前所謂我有長畫莫若用心以來鎮人是用益以二州超之八座帥乃成德廉其四封爾其來者懐之迷者諭之老者視之幼者撫之往者遏之逆者絶之惟是六者爾其懋哉可檢校工部尚書充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鎮深冀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唐穆宗授李寰盧龍節度使制

門下召奭舊邦燕昭故國其地廣而要其俗勁而雄儻非英偉之才孰控臨戎之任詢於執政爰有良臣具官李籌制鍾利器構厦宏材負頗牧之威名藴闗張之節槩夙明軍志妙揣敵情訓戎兼務於詩書養士必加於觴豆日者咸推友悌實倅元戎屢條必勝之謀常賛在和之義洎專庶務益洽羣情貔貅仰愛日之恩疆場賴仁風之固是用寵其龍節榮彼鶴原俾登韓信之壇仍進王祥之秩爾其稟我王度振乃

家聲推信義以睦隣封謹法令以威藩洛武有備而不用士佚樂而不驕四者聿修七德斯在服我明訓厥惟欽哉可檢校太保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盧龍軍節度使餘並如故

宋哲宗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勅茶藥詔

勅馮京卿以篤老久勤外服留籥之重擁髦而東蒙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朕懷

宋哲宗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勑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駿足慶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宋哲宗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勑徂歲向晚脩途苦寒方趨造於會朝未即安於舍館往加恩錫增重使華

宋哲宗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分陜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啟䵺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紳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感通仁朝亮衆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變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成登昭公槐奄涖國社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

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敦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乃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

元世祖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

休光亟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
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
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
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元世祖贈謚左丞董文炳制
折衝禦侮誠社稷之良臣崇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
途雖殊於生死禮當極於哀榮故資德大夫中書左
丞僉書樞密院事董文炳王佐之才將家之子自出

宰於劇縣嘗入侍於潛藩山路間關謁戎輅遠趨於六詔風濤洶湧扈龍舟首渡於三江迨朕嗣服之年委以專征之任截彼淮浦至於海邦招降兩浙之新民撫定八閩之故地大小數百戰奮不顧身勤勞三十年厥有成績往者睢陽城下父已歿於兵鋒比來楊子橋邊男復終於王事一門忠孝萬古芳香及玆幹事而回方以不次而待何言中路殲我良人蓋非卿孰佐於朕躬而獨朕悉知於卿意弗頒異數曷慰永

懷其陞一品之榮以賁九泉之壟倘其有識歆此無
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
元世祖贈翰林承旨王磐官制
崇德報功思靡忘於先正易名節惠禮具載於彝章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領集
賢院事致仕王磐志大以剛識明而遠惟根本培植
於内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出
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逆黨星言發青社

之謀明斥權姦露奏重紫薇之柄出於藩則用蘇民
氣入覲草則允契宸衷贊大議於廟堂播清芬於簡
策諫止東伐奮不顧身請復外臺凜然抗疏是以皇
祖篤褒嘉之眷昭考垂飫賜之勤正有待於乞言何
屢陳於謝事榮歸梓里庶衍椿齡朕方嗣服於丕基
天不憖遺於一老追惟往行惕用興懷俾超進於孤
卿仍具頒於寵數於戲千古淵源之學蔑以踰修一
生忠義之心諒無愧軾顧二賢已膺於美謚而兩字

宜媲於前休精爽如存欽承不昧可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忠公

元世祖贈丞相史天澤謚制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敬故漢官以列爵馭下亦自報功古有彝章朕兹申勸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沉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畧至分茅而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况結知於累朝迨總戎於四紀及朕纂

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内秉國鈞兼筦機於右府外
清邊祲幾受鉞於齋壇可謂威惠之交孚抑亦忠勤
之備至繼以荊蠻之蠢重煩汴省之趨惟時壯猷行
策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年以謝歸申言茵德之
尊端念典刑之益命開府第協贊廟謀方就佚於尊
罍復遺憂於邊閫冀資偉算用一遐陬顧上游之濟師
方倚坐籌之勝愴中途之病革莫收卧護之勲弗飭
厥終曷旌乃績宜表出羣之行進登符六之階於戲

國步方新天不憖遺於一老閔章加䘏卿其永賁於
九原營魂有知歆予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
謚忠武公

元世祖贈太保劉秉忠謚制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臣
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
保參領中書省事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古邃冲
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

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者果於毅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旻天不憖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厥有泉扃之賁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襚以衮衣躡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勲惟爾英靈識予哀寵可贈

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公

明成祖營建北京詔

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惟懷永圖眷兹北京實爲都會地勢雄偉山川鞏固四方萬國道里適均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倣古制狥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

以開子孫億萬世之弘規且於廵狩駐守實有便焉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人恊贊景貺駢臻今工已告成選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宗社萬年之福山河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乃命禮部正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

下國中令　　漢清河王慶

寡人生於深宫長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

薄祜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治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

下冀州令　　魏王操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

女謂之楬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

旌盧植令　　魏王操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産仲尼𤨏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

下田疇令　　魏王操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議燕王稱臣詔　　魏陳留王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耶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

畿輔通志卷九十一

畿輔通志卷九十二

疏狀

漢

論治河三策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廹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决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

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

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决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

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衍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决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壊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平地出計上五尺所令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

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
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
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且水門但用木
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
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
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
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
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

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决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

害此最下策也

幽冀刺史久闕疏　　　　蔡邕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悖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

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葦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

五日令者刺史數旬不遝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内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

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禁近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慺慺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北魏

請置學疏

邢　邵

二贊兩學盛自虞殷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性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擾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性自天道通古今列教序於鄉鄒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

弓劍弗追世系統歷聿遵先緒承平之久大興版築
續以水旱戎馬生郊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
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蹟城隍嚴固之重闕
甎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棲榭之飾加以風雨稍
侵漸致虧墜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
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
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帝享闕於國
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

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以事酬之以禄如此則上無曠瘝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習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教人刑罰所以殺人而有司每勸請定刑法至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化先營脱復稽遲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上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器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愷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冀定水患疏　崔楷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鏈帝乙罰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氾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瀉鹵菽麥禾黍化作雈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疏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譜

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
皇魏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
麟閣寶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
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
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
之茲地荒蕪臣實為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
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
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

舊迹十數年間戸口豐衍又决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决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毁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之所致也若穿鑿畎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墝鹵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

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版分岸練厥從往别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餘豐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其於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滛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當徵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顔豈天

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夙宵不寐實希効力事得施行

宋

論復幽燕疏

宋琪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不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

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淶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

里趙德均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
有崖岸不可輕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北斷
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
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
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北而轉
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
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
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

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洪
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
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
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
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
役屬以來嘗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
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
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番漢諸部

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番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弓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鬭一以當十兼得奚霫

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擄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避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為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

屯田水利疏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

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朞歲間塘注闗南諸泊淀水播作稲田其縁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强彼勞我逸以强禦弱以逸待勞此禦邊之術也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

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鋭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輯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為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萬世之利也

唐

進田弘正碑文狀　　元稹

田弘正魏博德政碑文右前件碑文伏蒙御札朱書

遣臣譔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酬雨露

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弘正立碑葢欲遣魏博及

鎮州將吏等並知弘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勲臣若苟

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雖

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効馬遷體叙事

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弘正見銘而戒逸將

吏觀叙而愛思不隱實功不為溢美文雖樸野事頗

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謹具
奏聞伏聽勅旨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李德裕

奉宣令臣譔述者伏以回鶻雖乘危蹙勢已内侵豺
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無方震天威
以霆聲碎獯戎而瓦解武功盛烈高視百王豈比周
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羣帥無功將
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荒淺久病衰羸紀軒后之功

徒知竭思叙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摭實今已謏訖謹連進上輕瀆宸扆不任惶越謹録奏

聞

論用兵書　　王涯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賔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問罪賊庭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兹一方

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非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闔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

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叅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廹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冐陳聞不勝戰越

宋

論修六塔河第一狀

歐陽修

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僚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臣伏以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摇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只如往年河決商胡

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議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銳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

者五藴自去秋以及今春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静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况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

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有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頽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

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口亦數歳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

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修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可不言謹具狀

論修六塔河第二狀　　歐陽修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葢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若言六塔之利者

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
令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
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
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棣德博之
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
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
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
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

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修而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横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

能行故也及橫瀧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瀧之水又自海口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商胡口然則京東橫瀧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

抵東去皆高而銅城以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以上則似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陡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以上何縁而頓淤横壠之口亦何縁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

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

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

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虗費天下之財虗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令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

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利者但以令事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

論修六塔河第三狀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

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

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亦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

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衆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輕重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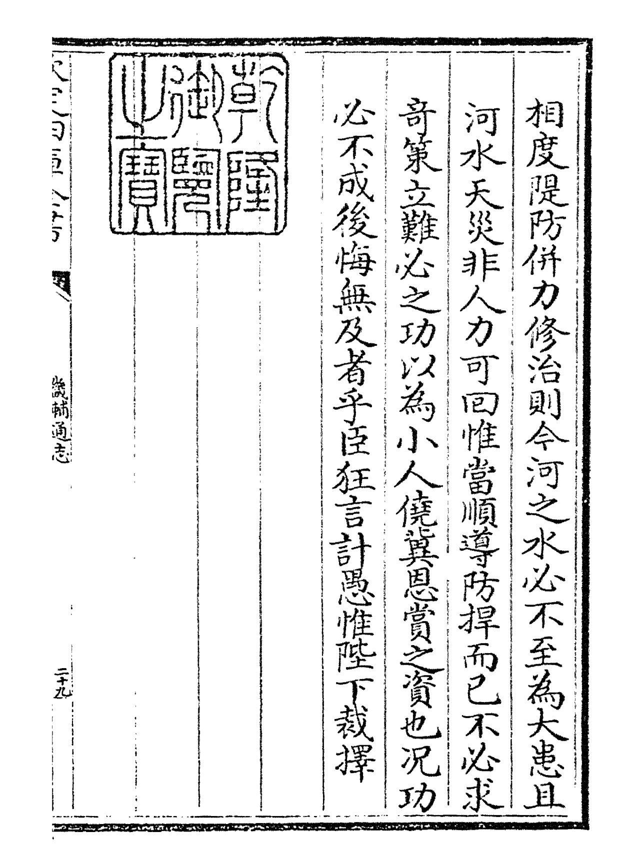
不大利則大害若尋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竒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竒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

不為患也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肯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

一患而遲者也今若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斂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斂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

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
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敝河流注溢久又淤
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
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為除一患而反就三患
此臣所未喻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攏故道本
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
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

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常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隄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令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



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
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而已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狂言計愚惟陛下裁擇

畿輔通志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九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施銑

畿輔通志卷九十五

疏

明

閉關第一疏

張欽

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職為御史廵視邊關目擊國家大事敢獻一言而死臣風聞人言乘輿已駕欲過居庸關往

宣大等處遊玩臣以為不然陛下為此舉者豈為適一已之情蓋深憤強敵之為患也但敵至譎詐不可輕角何也漢高經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圍於白登七日我英宗以不聽大臣之言遠駕親征至有乙巳之變由此言之則敵之不可輕與角也審矣且匹夫之家尚不肯輕出而與人爭陛下兩宮在內當日在膝下不可遠遊且宗廟社稷之大百官萬民之衆皆係於陛下之一身陛下安則皆安也今事勢

倉皇中外洶洶旣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而輕
出遠遊萬一有不虞陛下將如之何抑不知誰任其
責也且甘肅嬰吐蕃之患江右廹閹賊之擾淮南有
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天下之事言之寒心而
又京畿之内春麥少收秋潦無望陛下不是之思而
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非計之得也伏望為宗廟計
為生靈計旋蹕清禁決不可往如有邊報聲息則有
股肱元老本兵大臣命將出師以禦之此制敵之要

道也更望皇上戒遊逸厲政事節無用之費停不急之征臣不勝戰慄之至

第二疏　張欽

臣領勑廵關親見沿路軍民皆言皇上欲出城過關一切錢糧如何措辦又言皇上欲往天壽山打圍或由西湖順過居庸驚疑擾攘奔走不寧臣竊思古來天子首務安民今邊關霪雨連旬山水泛漲民舍多傾田禾盡沒錢糧浩繁軍民困苦陛下當安以撫之

以固國本而顧以不急之務使之動搖此於安民之道不可往也且天壽山乃祖宗陵寢神靈在上鬼神呵護今欲來打圍是以行樂之事褻瀆嚴敬之地恐非仁孝所宜此於格祖之道不可往也夫居庸關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線其側如傾艱折萬狀車馬難行乃輕萬乘之尊涉險惡之地山嵐觸冒瘴氣薰蒸陛下固不自愛兩宮寧不罣慮乎此於孝親之道不可往也且漠北之人耐饑寒習弓矢利則進不

利則退故漢祖有白登之圍唐太宗有白馬之誓我英宗有土木之變孝宗亦有魚臺嶺之失而況財賦不充兵力不強邊備廢弛謹以守之尚不能保乃欲輕身挺出往與之角恐非萬全此於禦敵之道不可往也且陛下不念祖宗付托之重而輕與敵人爭一日之長勝之不武不勝為憂此於繼統之重不可往也凡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我英宗不聽臣言決於出關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至今故老言之猶為

寒心陛下但知往而不知止但以出關為可樂而不以遇敵為可憂不信大臣之言不聽左右之諫非策之善也臣為御史職司言路奉勅廵關分當效死陛下即加斧鉞之誅臣亦不避

第三疏　張欽

臣聞天子一動所係非小或欲出師親征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必有百官扈從有錦衣衛隨侍擇日告廟而後啟行今不聞朝廷之命不見廷臣之議又無

扈從隨侍之人此必有奸人借陛下之名欲過邊關勾引强敵圖危社稷此天下安危之所係也伏望皇上勑下錦衣衛將此借名之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防奸弊以杜後患如果欲過關非有兩宮勑旨臣雖萬死不敢放過臣冒瀆天威不勝戴罪之至

修理運河疏　　吳仲

為計處國儲以永圖治安事臣奉命廵視通倉見向信一疏明白簡當鑿鑿可行臣考元史漕運糧儲南

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竊料
開運一年可省脚價十餘萬兩於國計不為無補臣
又備訪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入若使奸細向導輕
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擄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
京師坐困向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陛
下告者宜乎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傳曰成大事者
不謀於衆惟陛下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乞
勅户工二部著巡倉御史會同管閘修倉主事兼理

閘運閘板見在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廵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覔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葢房造船築堤濬河次第舉行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矣

改河通漕疏　劉應節

臣據密雲兵備王一鶚管糧郎中侯國治會稿議密

雲一城環控潮白二河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以二水分流至牛欄山而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者至牛欄而止若至龍慶倉則僱覓車驢從陸輸輓軍民艱辛之若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蒙前軍門少傅楊題請改河資運直抵密雲備陳四利預防一害已有成議因循至今令兩河之流已為一派水益深則漕益便所謂四利者可望畢舉而一害已為永除矣然又有十利焉密雲招商買米每石常至一兩今漕糧

足歲支之數免厚價以召商一利也往昔主客之糧歲買不下十萬客兵則盡賴名買今加復原額即客兵悉有賴焉二利也發漕米一石於密雲則扣折色價一石於部若止照七錢扣留存庫而以五錢折色放軍在密雲每石商價已省三錢在部扣則折色支放每石又餘二錢發一石之米存五錢之價三利也主客之兵欲折則折欲米則米隨時應之不為所窘四利也荒歉不能為之災烽警不能為之絀五利也

軍儲所在民用資之明農雖少米價不騰六利也舟運直抵城直輸入倉則陸運脚價可省每歲計之亦得萬餘而民間車驢更免拘集七利也又查得通倉粟米每至腐積各軍支領每為虧額今移通倉應貯之粟以漕於密雲而以密雲扣存之折色給通倉應領粟米之軍則通給無浥腐之粟京軍有實受之惠八利也漕米既足歲計已充民間召商買米之苦可以蘇息九利也漕艘鱗集則商船踵至市廛日充民

生日阜十利也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都御史楊兆議照密雲城外潮白二河皆巨河也頃縁二水未合舟楫難通今近城東西之堤岸已成楊家莊之河流已改臣等親自放舟自鎮城由牛欄山至順義一帶通行無礙各處官船亦漸集密雲城下則前任總督楊博所謂四利兼得一害不生而密雲道復議十利亦漸次可舉矣合勅下户部再加詳議如果可行將先撥米四萬七百石再益以九千二百餘石共足米五

萬石撥發本鎮專備客兵之餉就於歲計客兵年例每石扣銀七錢共銀三萬五千兩存留太倉銀庫補給京軍折支以抵加覆漕糧之數其不敷米石隨時糴買或聽兵便折銀計足支用不必再行召商以滋煩擾仍容臣等量動漕運扣省脚價銀一半民兵銀一半共造船百隻以便輸輓每歲量撥給軍夫查有淤淺可濬支流可塞便如法興工臣等請旨便議施

行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近年以來邊庭生事敵勢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殄外侮

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請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

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蕞爾小國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絶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彼素賔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觧列祖之怒下舒百

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太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况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

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小國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去年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此寇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

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聚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强令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

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外交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蕞爾小國尚不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歳敵人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

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外夷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番人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

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覊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敵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漠北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所産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

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漠北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敵素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敵人

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敵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

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邊人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賔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外國之人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忒期可驗彼既許其市

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内治之為上乎噫

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冦患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葢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

彼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以來敵人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户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户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

於敵人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近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

位之重錫予之隆者益欲其主張國是征討不庭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隠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敵兵之至與不至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敵人

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彼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
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
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
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
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
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我皇
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
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外夷之志欲難饜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鋭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諳達於闕前攘夷狄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請罷濬河疏　王之棟

臣唯當今之世常患無任事之臣間有一人者毅然起而任之而脂韋之徒又從旁睥睨破壞於其間此擔當者竦肩而不敢苟疾足者却步而不敢前亦臣之所日夜憤惋大有不平於衷者也顧所貴乎任事者必一人創畫人人便之一時建立世世安之而後可若上虛國儲下勞民力以興必不可成之功非完計也臣去年冬接邸報見尚寶司少卿徐貞明疏為畿郡數遭水患懇乞勅司臣乘時勘議以恤民艱以

興地利事奉旨工部知道夫貞明所稱任事之臣也前年春奉詔興西北水利沿邊瀕海之處報有成効邇者欲盧溝滹沱二大津復故道以除厥害良亦勤矣譾陋愚臣何足以佐末議况臣西北人也所興除利害即臣當尸祝而俎豆之復何恐言第以興革非常順民則便如京東水利及盧溝巨津去臣地遠不敢臆説唯滹沱一河臣生其地履其患日夜思所以除之之計詢諸父老質之士大夫僉謂此河決不可

以人力治者臣謹具河狀並貞明所建議列為十二事冒昧陳之陛下試垂察焉按河源發於代郡泰戲山下滙為三泉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水性驕悍土疎善崩壅決不常當其泛漲則湧溢上流雖隄防亦經淤漫當其殺落則漩駛下激雖樁橛亦被摧推況河流之處多沙泥而無根基人修之難為功水衝之易為力也在昔東漢永平間連年治之死者不可勝算賴鄧訓請罷止至元以來至大定中舉

者不下十數次咸以績用弗成止嘉靖初太僕卿何棟欲築隄以復故道后因一歲數遷又止即此觀之凡倡為修築之説者皆徒勞罔功也今必欲議濬臣恐横流未必能除而徵派紛出地方滋擾將以除害者而生害矣況二百年來人情安之一旦動衆寧不駭異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滹沱原無定居故道不止一所自我朝言之洪武初自正定西南抵束鹿至深州入傅家池永樂四年徙南向劉村東流出武强界

十六年劉村再塞改流衡水五花營店導於漳河至成化則由正定出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至正德則紫城口淤塞淺漫分為二股一股仍由寧晉一股東流自東鹿至深州城南已復二股合併會清水河入海至正德末年徙東鹿深州城北入武强衡破獻縣古隄遂為深獻患至隆慶三年水大溢漂溺灘塌不可勝計乃從天宮口改決饒陽遂又為饒陽患凡此皆河流所經之處今云修復故道將

從何者而修之乎此其不可者二也或曰修復深州故道仍存饒陽見行之道使自饒陽而下者十之七自深州而下者十之三胡不可者不知此亦非自貞明始也弘治六年知府張淑開新河於郡南分殺水勢費以萬計不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即隆慶中井陘道臣紀誠議開天宫口饒陽深州之人稱不便者填於街衢時撫臣宋纁知其難成力止之其人見在戶曹可詔而問也況水勢漂出山下即

抵城邑或南或北唯所之耳誰能别其流派而使七分之北三分之南乎此其不可者三也積水盈野堅冰彌望貞明亦親見之此猶秋杪冬成之際若夏秋水漲則正定以南幾十里許皆河身也今據深州所挑濬者濶三十步深一丈無論水勢必不入渠即入渠所容能幾何而欲以殺横奔之勢乎且彼云可以資灌溉不知此水淤沙不能潤苗而實以害苗奈何欲假以灌田耶此其不可者四也自古議興作者必

預計其所費臣聞僱役之法前議至一百二十萬今止曰一萬有竒較前所費不過百分之一耳即謂主前議者將欲避事故增其估以阻之亦不應相懸若此之甚也況人非避事即喜事增估者為避事安知減估者非喜事者乎茍存一喜事之心使工費不敷即剝削多方以期竣事矣當此旱澇相因之時百姓洶洶至勤我皇上屢詔蠲租又從而賑貸之猶恐未甦而乃朘民膏脂以興此無益之舉何為者哉此其

不可者五也燕趙之民獷悍輕佻一遇饑荒易與爲
盜則嘯聚之戒正今日所當嚴者臣聞京東水利之
處所募有南兵數千人邊民昔之識者謂當戒其不
虞況更聚此數萬易逞之徒於冀晉之間且勤且勞
不得休息而又家無擔石之蓄以養父母育妻子萬
一揭竿蜂起將如之何此其不可者六也運道轉輸
國家之咽喉係焉積雨橫集則衛河常溢雖有守隄
之夫日夜廵防猶時遭衝決而加以滹沱猛悍之水

灌之可乎且三角龍堂等淀固不高於海無上犯運河之理然下通直沽衛河自南而來亦至直沽入海茲又引滹沱之水會清河以入衛至直沽入海衆派奔滙其流湍激下湍激則怒而相搏其勢必逆於上能保不泛溢乎葢河猶注也注石者加斗則溢注斗者加升則溢此理昭昭無容疑者故引滹水以入衛其於運道妨矣運道妨則咽喉厄此其不可者七也積貯天下之大命原為備急計耳况三輔根本之地

譬則人之心腹也心腹宜實不宜虛今借支庫藏以妨積貯不足則又量動倉儲又不足則必設方搜索此端一開而不肖之徒將駕言那借以剝公帑借口勸助以潤私囊日甚一日根本虛而心腹索然矣倘有緩急胡以應之此其不可者八也自天宮口至清河逶迤百里河勢所占大約不減百餘頃而今止云三十頃何其少也況東鹿深州等處去臣居甚近則地之肥瘠亦大不相遠上地一畝可易二三金次不

下一金最下則五錢極矣即河地不鹹而業開墾當與最下者等乃止以三錢易之猶曰令厚於民使無怨言夫河流既徙民方開為成業聯建莊園茲舉而奪之且廉其所值有不興怨者乎此其不可者九也成祖時衛河為患尚書宋理以開數小河請上以農務方興令候秋成為之邇者三農甫舉乃以數萬之夫蟻聚蹂躪於百里之上於播種不大妨乎此其不可者十也詢謀僉同革言三就偏聽獨任古人重戒

欲為一方除大害當與一方之臣民共籌之聞貞明
踏勘正定時撫按司臣俱有後言郡守而下有慮及
於桑田廬舍者不曰避事偷安則曰自私其民間有
承風希旨即擊節歎賞曰我自出京以來未有如公
之實心任事者夫舉久歷地方洞悉利弊者置之不
問而第於附己者取焉詢謀之謂何而乃偏執之若
此也偏執則事必僨此其不可者十有一也朝廷舉
事自有大體苟計關宗社利生民所不能已者即請

之內帑或徵附近之丁夫濟之可也今事在可已而
供費浩煩乃唯一二羽士募化是賴亦羞朝廷而損
國體者矣此其不可者十有二也夫以貞明之諳練
老成豈慮不及此而必銳意行之者葢奉行之人不
善體任事之意或虛報其功以要譽聞或故減其費
以見智略或引一勞永逸厥成晏如之語以阿順其
意彼以汲汲任事之心重之以喜事者之說故不覺
其入而偏信以至此也臣愚不識時務唯知王道本

乎人情利之所在民爭趨之害之所在民爭避之苟可以獲利而遠害民亦何憚而不為而猶待於上之督率而猶蹙額不願之若是乎況天下晏如以其臻厥成也未有不成而晏如者也而搜括府庫勞苦元元以圖無益斷斷乎其不可者此臣所以不容已於言也伏乞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再行本官會同撫按諸臣將滹沱河會勘詳議察地之宜從人之便務集衆以廣益毋偏執以必行庶民生獲安國計不

損即當事者亦不至壞極而不可收拾矣民社幸甚

足餉無過屯田疏　　左光斗

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倏命闕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之屯收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内解之符如雨而不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

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為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早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令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

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為魃而下之不為魚相反而相為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條陳上也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

蒲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鈌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嘆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

鵠之怨興名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為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

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可尋或方便可設工力多者官為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即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為港掘地為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即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

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即如滏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為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

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瀑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驟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徵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梁宜菽宜薏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

冬無所用之常若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為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為農夫不欲為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

之情乖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為律令永為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為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為胥史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青衿者乎葢先師與后稷並猶勝與

猗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元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令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令議者動抑豪强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從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閑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

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河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令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内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穡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

令擾邉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
蓆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
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
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
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
惰之軍不任耰鉏是不然近見出關觳觫之狀視關
内如春臺壽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
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

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内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為千古絶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為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

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耻於為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户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

之遲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
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已
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
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
更祈勑下户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著實舉行勿狃
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
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
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

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為主張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為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開屯學疏　　左光斗

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寓兵於農者地
水之所以為師今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
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
農亦非臣以為救目前之急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
如屯學便臣逡廵兩年未敢具題葢一試於天津而
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令春出示
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
不准算而人争趨如流水時方春暮樂往者十數家

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則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穰穰猶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

至遮許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土著之争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争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為他人入籍者田既為清楚之田人亦為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

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偽公行半鏹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百畝秋獲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顧覓為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

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令庚癸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妖賊為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禄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擾鉏之衆即為干城横槊之

儒即為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人於所不知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令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搊管儲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靳焉坐者肉而跣者麄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為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為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益有激

乎其言之哉故令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宫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廪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為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廳七議

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鳴起據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興而屯臣按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俞允結令秋滌場之局而開來春子耜之端屯政幸甚士

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廵河間入籍子弟專候進止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巨姦始禍疏　喬若雯

臣按逆璫魏忠賢一不識字之寺人耳使無羽翼之者即狠心辣手而大權不在內外相持豈能獨掐有聲横行任意無奈賊輔借刎殺人既挾逆璫以飛而賊黨同謀殺人又挾賊輔以飛教猱升木假虎張威同心報讐誅鋤良善鍛鍊榜訊千里流血殺人者死

律有明條若僅誅逆璫而賊首及黨猶然無恙是加功者不問而造意者並不問亦何以成罪案而伸衆正之寃乎夫巨姦為誰則故輔魏廣微是也眼空一世善作青白有王安石之執拗而濟之以秦檜之狠有曹操之姦偽而加之以楊再思之媚枚卜之姓名居後巷伯之推轂當先趾高氣揚心已不下既侵中堂首揆之權又總部院臺省之任俾天下之人皆舍所學而從我然後快於心以年家父執之舊虛加禮

於趙南星而南星不戒於馬援梁松之已事從此隙開百囑而百不聽從此怨深適遇廣微頒曆後至科道公疏糾參疑南星主使殺機已動更恐不足以殺南星遂將閣權拱手送入大内借逞私憤目爲元兇徑逐以去復以楊漣二十四大罪疏從頭挑激以重逆璫之怒而南星及楊漣等十五人被逮追贓此其發難之始也歷數其罪狀越三四前輩奪票擬之柄驅去清正有執之韓爌怕兩衙門人多口雜難以籠

絡入幕限定十四員敢壞祖宗考選之例爭主會試場憑朱延禧而出其上祗知有美莊不知有閣體全攬考選高下其手請教不足且塗其單嗔崔景榮勸勿通内勿為已甚而誣以東林至鐫其職惡魏照乘不為所用且將甘心二十九日吏科抱頭逃命果病入膏盲耶至於同鄉因南星遷怒槩加傾陷濟川舟楫如吕兆熊已膺内召倏以保留處矣雄才偉略如韓策曽擬閫撫又以邪黨處矣張璇傅梅部署卑官

并以爪葛門墻處矣清謹恬讓之米萬鍾望隆開府
亦被倪文煥嗾之去矣甚如高推天骨純忠馮英眞
心亮節烏臺著望蘭署同馨一陞寺丞一陞僕少葛
循資俸有何超越并以在南星時而裁抑之至今猶
未昇以節鉞也惡雛罄竹罪實滔天致令先帝昌桓
靈之虛名天下被白馬淸流之顯禍益廣微爲逆璫
之鷹犬而逢其惡張智又爲廣微之鷹犬而逢其惡
金鞍驄馬喜氣揚揚朝入相公之門暮出上公之第

播間在國重臺堪嗤故廣微之罪尤甚逆璫而張智之罪豈減彪虎乎夫衆正為誰則故宰趙南星等是也南星品高千古豈容雌黃癸巳一察功司著聲壬戌出山舉世望治無奈薰猶共藏不容於朝清而題之以貪忠而名之曰倭桑梓之間即兒童走卒有一不稱寃而為之痛哭流涕者乎姑就追贓一事言之官至太宰若如崔呈秀輩則黄金過北斗矣萬五千金之贓無從湊辦俸薪衣飾既盡刑廹急於星火二

三義士傑徒憐而相助付身家性命於一擲得正定柏鄉高邑之借貸始克完事年老例當收贖亦且不准更痛責其子四十枷枷號兩箇月非蔡知府暗地護持幾不保其生今其家數椽不蔽風雨幾畝不具粥饘已奉恩詔不敢遽歸猶待特赦至死戍所近始乘廣柳車而還其子趙清衡遠戍莊浪尚不令其歸哭死父耶至於輔臣之去曾未有如韓爌艱危者乞骸謝恩二疏至今膾炙人口其曰綸扉故事即商確

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員右方之畫又曰糠秕在前極知非據雜除且及尚昧妨賢則廣微攘奪票擬其微也夫臣謂凡遭廣微之摧折死者槩當卹生者槩當錄韓爌固當錄之首而南星則尤當恤之首謚元標從吾既有謚矣而此固不應獨遺耳臣因有感於中書一席地關係最重羣吏失職壞僅一事閣員匪人禍在國家如之何不慎其選也論相固首度量然救時之相并當論才論識向來票擬論多寵

統獨令三月初四日至十六日儘有擔承旣提許顯
純又下三大璫於理道路翕然悅服倘常如此十日
間天下何患不太平哉亦票宜專屬之一證也古諺
有之城門開言路開城門閉言路閉我朝制度原不
禁人之言而登極明詔又欲諸人之有言原其設言
官之意益爲大利害恐人不敢言故六科屬之都給
事十三道又有建白牌正責言官以必言耳前有楊
繼盛後有萬燝非以部屬死諫乎至鄒元標則更以

觀政進士建言受杖矣平居無事言官言之而共受言之利阽危多故非言官言之而獨受言之害故魏崔之時諸司不敢以性命爭固已若謂不言於昔言於今恥孰甚焉然以視鄒元標則誠足恥耳當茲不諱之朝正是足興之日彼時之人既多礙口而不肯言後來之人又乏之真知而不盡言豈不令正人含憤無已乎伏乞大奮乾斷立將魏廣微暴其罪斲其棺且落其恩錫而張智等并行削籍聽勘以示春秋之

法誅首而令天下懲再沛溫綸立將趙南星復其官還其廕即與以美謚而韓爌楊漣等并先錄恤褒揚以示夏月之令贊傑而令天下勸則命討大公人心愈暢登三咸五之隆可跂企而竢矣

謹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

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户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之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内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

無縧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
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
皇極若分門别户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
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
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
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宫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
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
豈獨多此海内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遡思千古

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心法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頼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

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知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

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命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

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顧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陳明議開講學疏　　馮從吾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

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没而異端蜂起列國分争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孔孟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

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
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暫停經筵而言者
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
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
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
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令臣等創建書院於此豈為名豈
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子孫世守之

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為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令内外交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謦不恤得失而甘心冐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怪乎童蒙之

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臣無他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請止内操疏　張學顔

伏覩我皇上恭奉聖母拜祀陵園既伸一人之孝饗考祥壽域又開萬世之靈長且旋鉞遙瞻烽塵屏息

鑾輿至止天日晴和一時扈從文武臣工調防京邊將士不啻十萬有餘皆部分齊肅環衛森嚴罔不懽忭嵩呼共祝萬壽惟内操隨駕兵馬雖甲冑可觀而怨勞不馴進止自恣及回至凉水河等處人馬喧爭全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顔自萬曆八年以來皇上四謁山陵未有内兵不靖如此之甚者臣等每於常朝之日拱立班行聞西城喊砲聲徹御座各官相視駭愕咸謂寢居邃密之地振兵戈殺伐之聲九廟

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不安臣等因奉明旨云止
於扈從又演習已久必恭順無他未敢即行瀆奏今
中官不戢尚未加懲扈從事完猶未解散臣等職掌
攸關不敢以為無害而不再一言也查得舊制京營
軍士如遇聖駕躬祀兩郊始領盔甲事畢照數交還
宮中惟長隨內侍許帶弓矢此外並無另行選操故
事尤未有給與馬匹任其馳騁者今若等素非直宿
之人半居皇城之內槩得常用鋒利鎗刀壯健馬匹

科道不得糾巡本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悍僕出入禁苑而不容盤詰恣睢闌闠而無敢抗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或賞賜不滿其望或管領不得其人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傳奉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聚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如臣等及科道前疏所言正德中西城練兵

之事可鑒也且國家理亂之數外寧必有内憂今諸
邊解警四海宴然在外似若輯寧而蓄不逞之兵於
皇居近地恐將來腹心之可憂者必自内兵始也矧
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駕前安能保其不變於日後若
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賁之名在朝廷漸成養
虎之患臣等見始思終深切厝火徙薪之慮至於糜
耗錢糧擾費所司乃近憂而非隐憂也緣是不避忌
嫌再干天聽伏望皇上念謁陵典禮已完壽宮吉壤

已定此後凡遇春秋兩祭聽所司照例題請遣官仍速賜宸斷明示臣民將近操内兵盡數罷歸原住衙門各認原管職事盔甲兵仗著落廵視監收等官逐件查明交還内庫馬匹三千通發御馬監收養聽候四新營缺馬領騎則禁地肅清永清隱微之患聖心澄静益凝悠久之休矣

乞代夫死疏　張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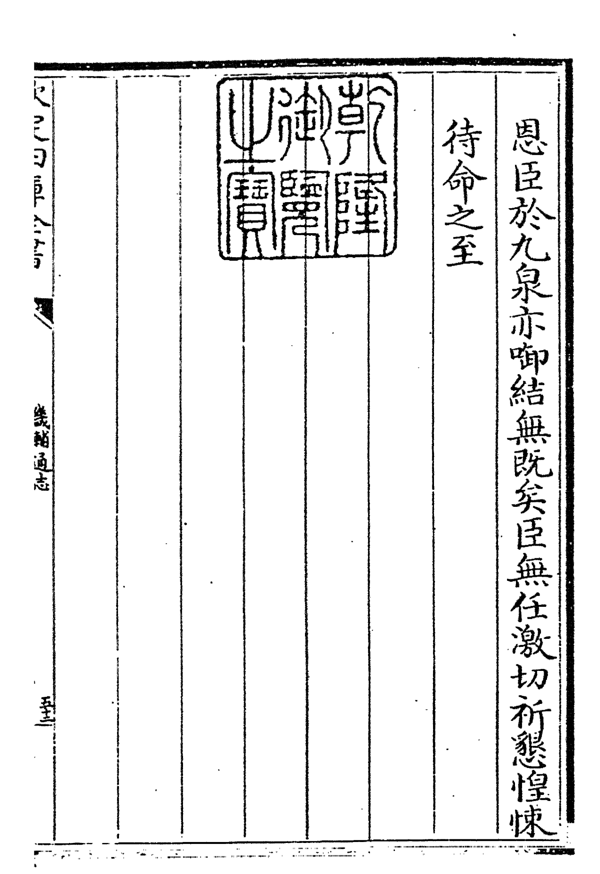
臣夫楊繼盛前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謀蒙恩僅從

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歳四遷歴蹦原職臣夫
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
遂發狂論致干宸怒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
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受杖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
剜去臀肉兩片斷落腿觔二條膿血迸流約五六十
碗衣被沾污日夜籠枷備極苦楚且年荒家貧食不
能給臣紡績織屨供給饘橐已經三年刑部兩次奏

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頃聞廷臣會議適與張經一案同時啟奏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照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願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罪臣夫雖遠禦魑魅親執干矛必能効命疆埸以報國

恩臣於九泉亦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

待命之至



畿輔通志卷九十三